

呻吟与欢叫,这两种声音并不是此起彼伏,而是重叠交织,更多的时候欢叫覆盖了呻吟,但冷不丁呻吟又会透过欢叫散布到古老的街巷,拖着很长的尾音,证明病痛者在痛苦煎熬着时光。

欢叫声是儿童、少年们发出的,这其中包括病痛者的儿子。他们在奔跑中欢叫,在街沿游戏中欢叫,在屋子里玩耍中欢叫。呻吟声在某间阴暗的房子里从床上盘旋到房门口,或者在厨房与院子之间飘来荡去。似乎每户人家都潜伏着呻吟者的身影,随时就会发出呻吟。这种有病硬扛着不上医院、没钱上医院、或觉得不必上医院的人很普遍,头疼的人头上扎着布条,牙疼的人嘴里含着姜片,胃疼的人抱着暖水袋,腰疼的人敷着热麦麸,害疮的人疮口贴着树叶……以致孩子们的欢叫总也甩不开从各个角落里钻出的呻吟。

我回老镇,发现当年印象很深的几个呻吟者仍旧活着,八九十岁了。小陆的妈妈抽着香烟与小满的妈妈坐在街边聊天,我上前向她俩敬烟,见烟雾缭绕着老人,突然感到时空拉回到四十年前:小陆家孩子们的欢叫声不断,躺在床上的小陆的妈妈呻吟声不断,两种声音好像在竞赛,紧紧地纠缠在

一起。一个病人本该需要安静的环境,可小陆的妈妈不仅不驱赶我们,当我们的欢叫声弱下去的时候,她会叫喊她的儿子、女儿,问大家为什么不在她家玩了。那时,我们在小陆家随便怎么玩都行,发疯地欢叫,闹翻了天。小陆妈妈想通过孩子们的欢叫遏制住病魔逼她发出的呻吟?或者她不愿听到自己的呻吟,强迫自己接受人世的喧哗与欢叫?

相较于小陆的妈妈,有几个人的呻吟就特别得多,古怪得多,透过窗户砸在街上的青石板上,与欢叫声发生碰撞,结果是呻吟者暂时胜利,可终究还是输给了强悍的欢叫。伴随呻吟的咒骂一旦弥漫开来,就会引起欢叫者家长的关切,大人教导自家孩子不要吵闹,欢叫。如果说呻吟是魔的声音,欢叫同样是一种魔的声音,与生俱来,它很轻易地就打开了孩子们的嘴巴。我曾经以为小时候不懂事,后来发现成年人也喜欢欢叫,虽然在呻吟者身边有意识地控制着音量,但几个人一起说话,说着说着嗓门就大了,带着兴奋,绘声绘色。我以为这是人性固有的冷漠,可细一琢磨不是这回事,而是人体欢叫的神经强过呻吟的神经,自己身上不疼,呻吟的神经便沉睡了,而欢叫的神经十分

发,可雅芝已出门了。

明山的气来自儿子旺子,放暑假回家,天天睡懒觉,把白天当成了黑夜。

儿子样样好,就这一样不好。但这不好是大不好。古人说,一年之计在于晨。乡人说,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明山自小父亲就拎耳朵一早拽起,父亲的早是以天亮为准的,天一亮就必须起,清晨活一堆,乘早干,早上出活。

儿子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是早早起床的,那时明山管得紧,自己起床,肯定是要把旺子拽下床的,读书或者早锻炼,明山带着一起来。旺子学习好不烦神,人向明山讨教,明山一句话:起得早。

大学上久了,放暑假的儿子却睡起懒觉,黏上床了。明山喊过旺子起床,可旺子要么不搭理,要么“嗯”上一声。为此,明山的班上得都不安心。有时,中午明山下班了,还见旺子在卫生间洗漱,明山心中就更窝火,这懒觉睡得惊天动地了。

明山早睡早起,到旺子这全颠倒了,旺子是晚上死不睡,早上死不起。旺子说,夜里出活。听这话,明山一愣,早晨才出活呢。明山不知旺子说的活是啥,就见他夜里逮着平板或手机,把天守亮了。

活跃。

很多人都不愿在医院久呆,在那里目睹的是病容,是苍老,是生命的脆弱。医院的墙上写着安静,医生和护士也时时提醒人们安静——不是不允许病人呻吟,而是告诫陪护的人、探望的人不要大声说话。最近,我岳母生病住院,同一病房住了四个病号,陪护者加上络绎不绝的探望者,使得病房里的谈笑声远远超过呻吟声。大概只有午夜,呻吟才成为主流,然而正是午夜,医院里让人感到害怕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欢叫者无忌于呻吟者了,人们需要用欢叫来遮蔽内心深处恐惧。正因为如此,一个病人的呻吟也只能唤起最至亲者的痛苦与不安,至于他人所谓的“感同身受”,只是说说而已,毕竟隔了一层,隔了几层。

“哎哟哟——”听到最凄厉的呻吟,还是在那个老街上。黄昏,欢叫声中挤进了一个伙伴的父亲的呻吟,它粗重,尖锐,变成了痛叫声,从几十米远的一扇亮着灯光的窗子里发出。伙伴停止了欢叫,大家都停上了欢叫。这时,一个人跑来拉走了伙伴,说你爸爸快不行了,你得站到他跟前。他的父亲得了绝症,呻吟了数月,终于在这个黄昏终止

了呻吟。但是,别人家的窗户里仍有呻吟声传出,这是生活的常态。

后来,呻吟声听得少了,欢叫声也听得少了。我是指在那条老街上。诊所和药店开了一家又一家,人们还没来得及呻吟,没有勇气呻吟就通过吊水和吃药将呻吟堵住了。生大病的人,将呻吟送进了医院。现在很多人生命终止于医院,老死于病房,而不是在自家屋里。欢叫声少了的原因,是现在生育率低,而学校抓升学率,孩子们都关在家里做作业。小镇没有呻吟声,却没能阻止它的苍老,比以前萧瑟了,荒凉了,没有生机。

我走完两条长街,遇到的除了老人还是老人。我想,他们当然还会在病痛或病危时呻吟,但有多少临终关怀的耳朵倾听?缺少天真的孩子们的欢叫,一定会比以前的呻吟者感到晚景及弥留之时的凄凉。

有一位我熟识的知名人士,他去世前叮嘱家人,他死后葬礼上不放哀乐,要放欢快的音乐——他生前最喜欢的那首振奋激昂的歌曲。显然,他的灵魂更倾向于阳光和希望。这个世界是属于生者的,生者的欢乐与朝气蓬勃最重要。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格,在他生命的终点释放巨大的欢叫。

调。旺子听了竟没笑,倒是明山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。

雨季提前来了,大雨倾盆。明山和雅芝忙将起来了,要工作还要防汛。明山似乎比平时起得更早,上班也提前了。

旺子仍是睡懒觉,不过,早晨雅芝不再喊起床了,雅芝顾不上了。

大水围了小城,四处告急。明山和雅芝双双守河堤,家是顾不上了。明山对雅芝说:喊不醒就让他睡吧。雅芝白了明山一眼,说:就你凶,儿子是好儿子。

一天,天麻麻亮时,过小城的河堤出现了重大险情,堤溃则整个城被淹。明山冲在了一线,扛包、打桩、堵堤,在沙包传递时,明山发现了一个身影,是儿子旺子,一头脸的汗和泥巴,只有两个眼睛闪闪发光。

明山以为是错觉,旺子却远远的喊了声:爸爸。明山眼一热,差点破口而出:早起的鸟儿有虫吃!

旺子当了志愿者,两天两夜没下堤。

围小城的水退了下去,小城安然,儿子旺子又恢复了常态,明山开始犯疑惑了,甚至也想和儿子一般狠狠地睡个懒觉。

S

月光城 随笔

呻吟与欢叫

何诚斌

X

月光城 小说

醒来迟

张建军

雅芝知道明山窝火,就在枕边劝,说:一代交一代,儿子有儿子的活法,我们不懂,也不要去懂。明山火归火,可头一贴枕头就睡过去了,等着天一明起床。

明山还是没沉住气,和儿子发生了次冲突。星期天,旺子十一时还没起床,雅芝烧了好多菜堆在桌上,就等旺子起来吃午饭了。雅芝要明山喊旺子起来,明山陡地心“怦怦”跳,轻轻敲门,喊:旺子起床,太阳八丈高了!旺子的嗓门里有火,呼呼地烧。

可气的是旺子没反应,多半天才“嗯”了一声。明山的火包不住了,冲进屋子,一把掀了旺子身上的毛巾被,旺子忙揪毛巾被盖身子,说:还早,还早吧。

中午的饭旺子吃得又香又甜,一个劲夸妈的手艺好。明山味同嚼蜡,狠狠地喝了几杯闷酒。明山本想教训教训儿子,但话到嘴边溜回了,谁说的,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儿子怕就是个装睡的人。

旺子没事样,和妈有说有笑,还不时地给明山夹菜,对着雅芝做鬼脸。

雅芝说话了,说:旺子,明天早起,否则打断你的狗腿。雅芝绷着脸,用的是明山的声